



唐國史補序

唐尚書左司郎中李肇撰

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未有不因見聞而備  
故實者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為傳記  
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  
續傳記而不為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  
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  
則書之仍分為三卷

唐國史補卷上 凡一百二節

魯山乳兄子 崔顥見李邕 張說西嶽碑

唐國史補序

充公荅參軍 劉迅著六說 玄宗幸長安

西國獻獅子 裴旻遇真虎 偽撰庚桑子

李白脫鞵事 張均荅弟垺 王維取嘉句

張旭得筆法 李陽冰小篆 絳州碧落碑

胡雛犯崔令 王積薪聞碁 房氏子問疾

王摩詰辨畫 張果老衣物 白岑發背方

張公戲渾瑊 安祿山心動 楊妃好荔枝

百錢翫錦靴 玄宗思張公 臨淮代汾陽

蜀郡萬里橋 李翰論張巡 左震斬巫事

李唐諷肅宗 柳芳續韋書 李華含元賦

李翰借音樂

二李叙昭穆

李積稱族望

張說婚山東

王家號銀鏤

楊氏居闕鄉

元次山稱呼

出家大丈夫

李勉投犀象

李廙有清德

李華賦節婦

李端詩擅場

袁儻破賊事

郝昂犯三怒

劉晏見錢流

毋喜嚴武死

鄭損爲鄉葬

劉沮遷幸議

魚朝恩講易

淮水無支奇

佛法過海東

路嗣恭入覲

都盧綠幢歌

韓滉召徑山

黃三姑窮理

李丹與妹書

熊執易義風

劉頗償甕直

德宗恕尼哭

楊炎有崖谷

唐國史補

目錄

一一

盧杞論官猪

王武俊決水

執朱泚使者

裴佖佯爲奴

李令能戢兵

于公異露布

李令勲臣首

埋懷村下營

韓滉自負米

張鳳翔被害

韓滉過大梁

盧杞爲姦邪

馬燧雪懷光

和解二勲臣

李馬不舉樂

盧邁撤鹽醋

包佶惡陳氏

顏魯公死事

高郢陷河中

竇申號鵲喜

三處士高卑

汴州佛汗流

德宗望雲騅

命馬繼祖名

徐州朝天行

伊李署子壻

李泌任虛誕

李氏子墜塔

療風醞蛇酒

烏鬼報王積

韋丹驢易鼯 陽城裂白麻 裴延齡畫鵬  
韓臯劫呂渭 張造批省牒 張弘毅過驛  
韋倫朝朔望 韓陸同史幕 三評事除拜  
諸道出界糧

唐國史補卷中 凡一百三節

渾令喜不疑 韋臯次汾陽 韋太尉設教

高郢焚制草 揚穆分優劣 穆氏四子目

孟容拒宦者 德宗幸金鑾 行狀比桓文

閻吉州入道 韋聿白方語 耻科第爲資

誤造鄭雲逵 何儒亮訪叔 陸羽得姓氏

唐國史補 目錄

三

顧况多輕薄 崔膺性狂率 劉圓假官稱

康崑崙琵琶 懸買米畫圖 京兆府筵饌

劉澶理普潤 李惠登循吏 陽城勉諸生

置廣文館事 李實薦蕭祐 任迪簡呷醋

熊執易諫疏 應制排公在 崔叔清惡詩

馬暢宅大杏 曹洽殺小使 薛尚衍何祥

襄樣節度使 史牟殺外甥 鄭珣瑜罷相

王叔文揚言 鄭綰草詔事 謀始得邠公

劉闢爲亂階 韋李皆心疾 唐衢唯善哭

得草聖三昧 李約買蕭字 韓愈登華山

王先生名言

靈澈蓮花漏

百官待漏院

封山輒有雨

役者將化虎

鳩鳥久愈毒

犀牛解鳩毒

張氏三代相

高郢致仕制

苗夫人貴盛

李錡裂襟書

李錡自拘囚

裴垺報崔樞

憲宗問京尹

獨孤郁嘉壻

韋相叱廣宣

韋相拒碑誌

杜羔有至行

余長安復讎

孔戣論海味

侯高試縣令

毬場草生對

鄭陽武易比

王相注太玄

蔣乂宰臣錄

陳諫閱染簿

求碑誌救貧

崔昭行賄事

夜不開女墻

王鐸散財貨

唐國史植

目錄

四

韓弘賊張圓

陳儀刺高洪

論害武相事

晉公祭王義

張仲方駁謚

李氏公慙卿

李愬用李祐

誅貶同晦朔

鑿虛煮胛法

盧昂瑟瑟枕

京師尚牡丹

郝玘食吐蕃

王忱百日約

公主降回鶻

趙太常精健

田孝公自殺

韋山甫服餌

僧薦重玄閣

貯醋辟蛟龍

王彥伯治疾

宋清有義聲

王四舅一字

竇氏白麥麵

灞滻中浸黃

射雉兔之法

古屋東爲戶

故囚報李勉

妾報父冤事

近代宰相評 拜相禮優異 宰相判事目

臺省相呼目 兩省上專儀 中書參酌院

論僕射儀注 論尚書丞郎 申明同省敕

長名定留放 就私第注官 郎官判南曹

李建論選集 朱泚偽黃案 郎官分判制

叙諸曹題目 度支判出入 當直夜發敕

省中四軍紫 御史臺故事 御史擾同州

崔御史巡囚 御史給公券 御史爭驛廳

用使下御史 臺省相愛憎 內外諸使名

唐國史補目錄

五

叙著名諸公 叙專門之學 張參手寫書

熊氏類九經 高定易外傳 董和通乾論

詩賜戴叔倫 二文僧首出 韋應物高潔

李益著詩名 韓沈良史才 張登善小賦

叙近代文妖 叙進士科舉 禮部置貢院

曲號義陽子 宋濟荅客嘲 宋五又坦率

叙時文所尚 裴冀論試題 二崔俱捷事

熊執易擅場 第果實進士 韓愈引後進

宋沆得徵調 李沂公琴名 雷氏琴品第

鄭宥調二琴 韓會歌妙絕 李舟著笛記

李牟夜吹笛 趙璧說五絃 李八郎善歌

于公嫂知音 于公順聖樂 曲名想夫憐

訛謬坊中語 叙諸茶品目 叙酒名著者

叙諸州精紙 貨賄通用物 詼諧等所自

叙風俗所侈 飲酒四字令 叙博長行戲

董叔儒博經 叙古擣蒲法 叙舟楫之利

獅子國海舶 舟中鼠有靈 天官所書氣

虹蜺颶風母 人食雷公事 龍門人善游

杜邠公下峽 魚登龍門化 蠟爲主簿蟲

江東吐蚊鳥 猥然有人心 猩猩好酒屐

唐國史補目錄

甘子不結實 揚州江心鏡 蘇州傷荷藕

宣州兔毛褐 越人娶織婦 造物由水土

善和坊御井 叙祠廟之弊 菹庫蔡伯喈

大摩尼議政 元義使新羅 李汭不受贈

虜帳中烹茶 維州復陷事 贊普妻名號

元魯山自乳兄子數日兩乳湏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及顥至獻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乃不接之

玄宗令張燕公撰華嶽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禪師所作或云碑之文鑿破亂取之曰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仙掌

陸充公爲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怒欲賈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充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

唐國史補

卷上

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脚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於刈穫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卽日

西幸上大說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長安西道中繫於驛樹樹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果有龍出井而去

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憇山下四顧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徃徃有之旻躍馬而徃次藪薄中果有真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擗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愧不復射虎

唐國史補

卷上

二二

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聖賢書

李白在翰林多沈飲玄宗令撰樂辭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鞵上命小闈排出之

張垪張均兄弟俱在翰林垪以尚主獨賜珍玩以誇於均均笑曰此乃婦翁與女婿固非天子賜學也

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立性高致得宋之問剽川別

業山水勝絕今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文  
章嘉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  
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嘉祐詩也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  
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  
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搥水墨中  
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  
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  
間言矣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嘉察豈  
唐國史補

卷上

三

不足言也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及

及載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而  
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  
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

梨園弟子有胡雛者善吹笛尤承恩寵嘗犯洛陽令  
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  
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  
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將出上遽曰

朕與卿戲耳遂令出纔至門外立杖殺之俄頃有  
敕釋放已死矣

賜隱甫絹百匹

王積薪藝術功成自謂天下無敵將遊京師宿於逆旅既滅燭聞主人媪隔壁呼其婦曰良宵難遣可碁一局乎婦曰諾媪曰第幾道下子矣婦曰第幾道下子矣各言數十媪曰爾敗矣婦曰伏局積薪暗記明日覆其勢意思皆所不及也

韋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問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襪而後登侍婢皆笑舉朝以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

王維畫品妙絕於山水平遠尤工今昭國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畫奏樂圖維孰視而笑或問其故維唐國史補

卷上

四

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

天寶末有人於汾晉間古墓穴中得所賜張果老敕書手詔衣物進之乃知其異

白岑嘗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爲淮南小將節度使高適脅取其方然終不甚効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收其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

渾瑊太師年十一歲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問云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

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竒効

安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坐詔令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而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賜有所自也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  
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命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前梨樹下馬嵬店媪收得錦鞦一隻相傳過客每一借翫必須百錢前後獲利極多媪因致富

唐國史補

卷上

五一

玄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屋壁間

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舊士卒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皆變

蜀郡有萬里橋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萬里則歸

張巡之守睢陽糧盡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衛縣尉李翰撰巡傳上之因請收葬睢陽將士骸骨又採從來論巡守死立節不當異議者五人之辭著于篇

肅宗以王嶼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誣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之地誅求金帛積載於後與惡少年十數輩橫行州縣間至黃州左震爲刺史震至驛而門扃不啓震乃壞鑰而入曳巫者斬之階下惡少年皆死籍其緡錢巨萬金寶堆積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積資貸以貸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當萬死朝廷厚加慰獎拜震商州刺史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於便殿顧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唐國史補

卷上

六

是時張氏已盛不由已矣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官述卒後所著書有未畢者多芳與續之成軸也

李華舍元殿賦初成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矣以失節賊庭故其文殷勤於四皓元魯山極筆於權者作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李贊皇嶠初與李奉宸迴秀同在廟堂奉詔爲兄弟

又西祖令璋與信安王祿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

李禎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禎而不銜

張燕公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爲親者乃爲甲門

四姓唯鄭氏不離滎陽有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爲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鈿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唐國史補

卷上

七

楊氏自楊震號爲關西孔子葬於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孫猶在閩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元結天寶之亂自汝濱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扞寇之功結天寶中始在商餘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山或稱浪

士漁者呼爲贅叟酒徒呼爲漫叟及爲官呼爲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荅曰出家是大

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李汧公勉爲嶺南節度使罷鎮行到石門停舟悉搜

家人犀象投於江中而去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宅延至晏室見其門簾甚<sub>甚</sub>乃令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江左之亂江陰尉鄒待徵妻薄氏爲盜所掠密以其夫官告託於村媪而後死之李華爲哀節婦賦行於當代

郭曖昇平公主駙馬也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憚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妙絕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唐國史補卷上

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出名馬金帛遺之是會也端擅場送王相公之鎮幽朔韓絃擅場送劉相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表儂之破表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儂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各遣笞臀而釋之

郝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出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此蒼遑荅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旣而又失言復鞭馬而走

抵房相之第瑄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歎惟韋陟遂與之絕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人朝乘馬則爲鞭算居取便安不慕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兼品馬取穩健不擇毛色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机桮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韋彞素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母喜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官婢矣

大曆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爲一墓以葬棄屍謂之鄉葬翁然有仁義之

唐國史補

卷上

九

聲損則盧藏用外甥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生

代宗朝百寮立班良久閣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

十餘人而出宣示曰西番頰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

宰相已下不知所對而倉遑頰甚給事中劉不記名出

班抗聲曰敕使反耶屯兵無數何不扞寇而欲脅天

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恐駭而退因罷遷幸之

議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座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王是日百官皆在繒不堪其辱載獨怡然朝恩退曰怒者

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鑊挽之不絕以告  
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鑊窮有青獼猴躍出水  
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鑊於軍  
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

佛法自西土故海東未之有也天寶末揚州僧鑒真

始往倭國大演釋教經黑海蛇山其徒號過海和尚

柳相初名載後改名渾佐江西幕中嗜酒好入鄜市  
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  
南人金寶是欲爲亂陛下不信試召之必不入朝三  
伏中遣詔使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

唐國史補

卷上

十一

雨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追是爲執政所中今少遷  
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爲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  
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嗣恭從之代宗謂載  
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載擅權累年客有爲都盧緣槿歌諷其至危之勢  
載覽而泣下

韓晉公聞徑山以爲妖妄肩輿召至庭中望其狀貌  
不覺生敬乃爲設食出妻子以拜之妻乃曰願乞一  
號徑山曰功德山後聞自杭至潤婦人乞號皆得功

德山也

杭州有黃三姑姑者窮理盡性時徑山有盛名常倦應接訴於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試取魚子來咬著寧有許鬧事徑山心伏或云夏三姑

李舟爲虔州刺史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間者以爲知言

熊執易應舉道中秋雨泥潦逆旅有人同宿而屢歎息者問之乃堯山令樊澤將赴制舉驢劣不能進執易乃輟所乘馬并囊中縑帛悉與澤以遂其往詰朝執易乃東歸

唐國史補

卷上

十一

澠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於隘路屬天寒水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荅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真一納于掖庭德宗卽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之上曰焉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踊遂令扶出聞者頌涕

德宗在東宮雅知楊崖州嘗令打李橫洛碑釘壁以

翫及即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頗倦盧杞揣知而陰中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秦言臣聞虢州有官猪數千頗爲患上曰爲卿移於沙苑何如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歎曰卿理虢州而憂同州百姓宰相材也由是屬意於杞悉聽其奏

五節度討魏州王武俊來救引水以圍管軍樵採路絕馬司徒求於武俊曰若開路當退軍武俊曰我不會諸將討賊不利而退何詞以見天子遂令決水官軍退三十里復下軍營

唐國史補

卷上

十二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州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聞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而問之果朱泚使朱滔也

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貌寢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李令軍逼神鹿倉賊張光晟曰應晟乃得入先斬光晟又與駱元光爭功寘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覺走歸營不復更出然晟功戰兵最大也

德宗覽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

鍾籩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左右六軍皆嗚咽露布于公異之詞也議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凜而終朝野惜之

德宗初復宮闕所賜勲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

司徒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因問

其地名荅曰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至是

果然

韓晉公滉聞奉天之難以來練囊緘盛茶末遣健步

以進御至發軍食常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已下皆

唐國史補

卷上

十三

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亦招物議也

張鳳翔聞難盡出所有衣服并其家人鈿釵枕鏡列

于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投鑑鑑

遂與判官由水竇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鑑家

僮先知之走告軍中軍中計議迎鑑遂遇害也

韓晉公自江東入覲氣槩傑出是時劉玄佐在大梁

倔強難制滉欲必致朝覲結爲兄弟入拜其親駐車

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敬伏乃使

人密聽滉滉夜問孔目吏曰今日所費多少詰責頗

細玄佐笑而鄙之

德宗既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汧公曰盧杞何處姦邪勉曰天下以爲姦邪而陛下不知所以爲姦邪也

初馬司徒面雪李懷光德宗正色曰唯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凶逆由此李馬不叶

李令嘗爲制將將軍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大拜二勳臣在朝德宗令韓晉公和解之每燕樂則宰臣盡在太常教坊音聲皆至恩賜酒饌相望

干路

唐國史補

卷上

十四

李馬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則執金聞奏俄頃必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荅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矣

包佶自陳少游所困遂命其子曰意欲數代不與陳氏爲婚媾

顏魯公之在蔡州再從姪峴家僮銀鹿始終隨之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荅曰老夫所記唯諸侯朝覲之禮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嘗草遺表及自爲墓誌祭文以置坐隅竟遇害於龍興寺

李懷光之反高貞公陷於河中與呂鳴岳張延英謀誅之事洩二將遇害懷光執之于庭辭氣不撓又說懷光子璿駐軍四十七日時李少保鄜亦在險中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鵲喜遂賜死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綱居閩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

轉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輪齋梵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爲簿唐國史補

卷上

十五

書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佛汗止矣所入蓋巨萬計悉以贍軍

德宗幸梁洋唯御騅馬號望雲騅者駕還京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廐中貴戚多圖寫之

馮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

張建封自徐州入覲爲朝天行末句云賴有雙旌在手中鏤鐫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說

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特名以嫁子皆

自署爲判官奏曰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  
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今家人速灑掃今夜  
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  
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闈者云某侍郎取榼  
子泌命倒還之略無怍色

李氏子爲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塔窮危極險躍  
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挂釘風搖久而未落同登  
者驚倒檻內不能起院僧溼望急呼一寺皆出以救  
連衣爲繩久乃取之下經宿乃蘇

李丹之弟患風疾或說烏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置

唐國史補

卷上

十六

甕中醞以麴蘖憂蛇聲數日不絕及熟香氣酷烈  
引滿而飲之斯須悉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裴中令爲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受王積往嶺南  
充使向至桂林館爲羣鳥所噪王積以石擊之鳥中  
腦而墜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  
前令王積先行去戒邇邇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  
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積所殺掠其錢  
物委屍在竹林中兩日內王積合到乞令公治之王  
積至遂付推司箠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鳥之事

乃是烏鬼報讎也

韋丹少在東洛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鼃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丹問曰幾千錢可贖荅曰五千文丹曰吾祇有驢直三千可乎曰可於是與之放鼃水中徒步而歸後報恩別有傳

陽城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爲相城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聞之以爲難竟寢之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鷗羣鳥噪之以獻上上知衆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唐國史補

卷上

十七

韓臯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人是時呂渭草敕臯憂恐問曰改何官渭不敢告臯劫之曰與公一時左降渭急乃告之臯又欲訴於宰相渭執之奪其鞶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止

貞元中度支欲斫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唯用資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蒂

須存百代之規况神堯入關先駐此樹玄宗幸嶽見  
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邵伯所憩尚自保全  
先皇舊遊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  
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  
臺入臺

李文為商州刺史渭南尉張弘毅過商州文意謂必  
來干我以請饋食須吏報弘毅發去矣文曰未嘗  
有也及拜御史中丞首請為監察御史於是弘毅有  
時望

韋倫為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望羣從甥姪候于下

唐國史補

卷上

十八

馬橋不減百人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

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遠愈聞而荅曰一本作周應曰大蟲

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布於長安

韓令為宣武軍節度使張正元為邕管經略使王宗  
為壽州刺史皆自試大理評事殊拜本寺移牒鵬光  
寺錢相次而至寺監為榮

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始令度支供諸道出界糧元  
和十年又加其數矣

唐國史補卷上

終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一郡一鎮有兵必姑息之唯渾令公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必不疑我也

郭汾陽再收長安任中書令二十四考勲業福履人臣第一韋太尉臯鎮西川亦二十年降土蕃九節度擒論莽熟以獻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韋太尉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又各給錢一萬死葬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來者將迎之極唐國史補卷中

其聚斂坐有餘力以故軍府寔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爲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也荅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以此爲優劣

穆氏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凡固也

許孟容爲給事中官者有以台座誘之者拒而絕之

雖不大拜亦不爲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縑令作寒服

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物議囂騰後坐貢院任情責及前事乃貶信州刺史

閻家爲吉州刺史表請入道賜名遺榮隸桃源觀朝端盛賦詩以贈之戎昱詩云廬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壇

國子司業韋聿臯之兄也中朝以爲戲弄嘗有人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曰方當在西南二十年矣

唐國史補

卷中

二一

權相爲舍人以聞望自處嘗語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逵戲曰更有一人遽問誰荅曰韋聿者也滿座絕倒

鄭雲逵與王彥伯隣居嘗有客來求醫誤造雲逵門雲逵知之延入與診候曰熱風頗甚客又請藥方雲逵曰某是給事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客驚走而出自是京城有垂宜者皆曰熱風或云卽劉俛也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白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揮霍需曰旣是同房便

令引入就宴姊妹妻女並在座焉儒亮食畢徐出需細審之乃何氏子也需大笑儒亮歲餘不敢出京師自是呼爲何需郎中

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令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鞏縣陶者多爲甕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玄真子張志和爲友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黃金壘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貞元末卒

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詼諧尤多輕薄爲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

崔膺性狂率張建封美其材引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呼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監軍使曰某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諾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復曰某有請監軍曰唯却請崔膺合座皆笑然後得

免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抑揚曰大理評事劉圓沆甚奇之

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亂得國工康崑崙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內

江淮賈人積米以待踊貴圖畫爲人持錢一千買米一斗以懸於市揚子畱後徐祭杖殺之

德宗非時召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畢或問曰何速吏對曰兩市日有禮席

唐國史補

卷中

四

舉鎗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也

劉滂拔涿州兵數千歸朝法令齊整雞犬無遺受行秦州刺史理普潤軍中不置更漏不設音樂士卒疾

者策杖問之死者哭之時人疑其姦雄後拜節度

而卒

李惠登自軍校授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唯識惠字不識登字爲理清儉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闔境大化近代循吏無如惠登者

國子監諸館生洿雜無良陽城爲司業以道德訓喻有遺親三年者勉之歸覲由是生徒稍變自天寶五年置廣文館至今堂宇未起材木堆積主者或盜用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稅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  
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嘗秉  
筆者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  
大喜延英面薦德宗聞居喪禮屈指以待及釋服明  
日以處士拜拾遺祐雖工文章善書畫好鼓琴其拔  
擢乃偶然耳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軍饑後至當飲觥酒軍吏  
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  
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爲

唐國史補

卷中

五

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自衛佐拜御史中  
丞爲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爲呷醋節帥

熊執易爲補闕上疏極諫竊示僚友歸登登慘然曰  
願寄一名雷霆之怒恐足下不足以獨當也

德宗晚年絕嗜慾尤工詩句臣下莫可及每御製奉  
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兩頭置標號曰排  
公以中不中爲勝負也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  
惡詩焉用進時呼爲准敕惡詩

馬司徒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

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盡拆入內也

姚南仲滑州苦於監軍使薛盈珍遣部將曹洽奏論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盡言於上至滋水驛夜半先殺小使乃自殺緘遺表於囊中

于司空頓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闡薛尚衍監其軍尚衍至頓用數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暮而歸帝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綾綵尚衍領之而已亦不形言頓歎曰是何祥也

唐國史補

卷中

六

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頓爲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爲襄樣

節度

史牟權鹽於解縣初變權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檢哇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柱殺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相

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食於翰林中大會諸闈袖金以贈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於苑中射兔上馬如飛敢

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乃丁母憂

順宗風嚙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召學士

鄭綱於小殿令草立儲詔綱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憲宗固英主也然始卽位得杜邠公大啓胸臆以致其道作事謀始邠公之力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之記初劉闢有心疾人自外至輒如吞噬之狀同府崔佐時體甚肥碩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爲亂

唐國史補

卷中

七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鑠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天心者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坐不樂主人爲之罷宴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曰大書蕭字至今一蕭字

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匾於小亭以旣之  
號爲蕭齋

韓愈好竒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  
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羅浮王先生人或問爲政難易先生曰簡則易又問  
儒釋同道否先生曰直則同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  
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  
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晝夜十二沈爲行  
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亦無差也

唐國史補

卷中

八

舊百官早朝必立馬於望仙建福門外宰相於光宅  
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京輔故老言每營山陵封輒雨至少霖霖亦十餘日  
矣

元和初洪崖冶有役者將化爲虎羣衆呼以水沃之  
乃不得化或問若谿子是何謂也荅曰陽極而陰晦  
極而明爲雷爲電爲雪爲霜形之老之死之入竅者  
卯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雀爲蛤野雞爲蜃蝦  
蟄爲鶉蠶蛹爲蛾蚯蚓爲百合腐草爲螢火鳥足之  
根爲蟻螯久竹生青蜓田鼠爲鴛老偷爲猿陶蒸之

變化也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雞爲雄男子爲女人爲蛇爲虎耗亂之變化也是必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道德者窮焉

松脂入地千歲爲伏苓茯苓千歲爲琥魄琥魄千歲爲醫玉愈久則愈精也鷓鴣鳥千歲爲鷓愈老則愈毒也

南中山川有鷓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蟲水弩之處必有鷓鴣及生可療之草

張氏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國朝已來祖孫三代唐國史補

卷中

九

爲相唯此一家弘靖旣拜薦韓臯自代韓氏休生澁澁生臯二代爲相一爲左僕射終不登廊廟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河東也其夫延賞也其子弘靖也其子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衿自書其擢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衣帶吾君從

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從容受極刑矣吾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三日大霧不開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寬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

李錡錡之從父兄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長幼量其頸爲枷自拘於觀察使朝廷聞

錡貶而已

裴相垫嘗應宏詞崔樞考不中第及爲相擢樞爲禮部侍郎笑而謂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此言戲耳

唐國史補

卷中

十一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吉甫對曰京兆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時人謂之善對

獨孤郁權相子壻歷掌內職綸誥有美名憲宗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韋相貫之爲尚書右丞入內僧廣宣贊門曰竊聞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不軌之言命紙草奏僧恐懼走出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卒造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將圖不朽積縑帛萬匹請於韋相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苟爲

此也

杜羔有至行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兒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來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廟日夜悲泣忽覩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後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詢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歲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至工部尚書致仕

唐國史補

卷中

十一

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讎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垱當國李刑部鄜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江淮海味無堪道路擾人并其類數十條上後欲用戣上不記名問裴晉公不能答久之方省乃拜戣嶺南節度使有殊政南中士人死

於流竄者子女皆爲嫁之

李遜爲衢州刺史以侯高試守縣令高策杖入府以議百姓亦近代所難也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爲之啓齒

鄭陽武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以人事又云玄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盡之俱恨未能

王相注太玄經常取以下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唐國史補

卷中

十二

蔣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一卷故得物議所嗤

陳諫者市人強記忽遇染人歲籍所染綾帛尋丈尺寸爲簿合圍諫泛覽悉記之州縣籍帳凡所一閱終身不忘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見救逢笑曰適有人走馬呼醫立可待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

不記各姓

有雅望佶至宅看

其姑會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

賄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竟聞者報壽州崔使君

僞言始大怒呵聞者將鞭之良久東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令秣馬餽僕姑曰前何倨而後何恭也及入門有得色揖佶曰且憇學院中佶未下堦出懷中一紙乃昭贈官絕千匹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文登城女牆已鑿守陴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明日擢守陴者爲大職

王鏐累任大鎮財貨山積有舊客誠鏐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客復見鏐鏐曰前所見教誠如公言已

唐國史補

卷中

十三

大散矣客曰請問其目鏐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矣

張圓者韓弘舊吏初弘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乃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次八角店白日殺之盡收所賂而還

于頔任高洪苛刻剝下一道苦之小將陳儀白日袖刃刺洪于府羣胥奔潰洪走案庫而伏中刃七八不死

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唯尚書左丞許孟容奏言當罪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

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裴武問吏曰  
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賊張晏章

裴晉公爲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扞刃死之公乃自爲  
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二

三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及  
卒太常議謚度支郎中張仲方駁曰吉甫議信不著

又興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謚其子上訴乃貶

方仲

李載者燕代豪傑常臂鷹攜妓以獵旁若無人方伯  
爲之前席終不肯任載生栖筠爲御史大夫磊落可

唐國史補

卷中

十四

觀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柔而多  
智公慙卿卿慙長近之矣吉甫生德裕爲相十年正  
拜太尉清直無黨

李司空愬之討吳元濟也破新柵擒賊將李祐將斬  
而後免之解衣輟食與祐卧起帳中半歲推之肝膽  
然後授以精甲使爲先鋒雖祐妻子在賊中愬不疑  
也夜冒風雪行一百六十里首縛元濟而成大功乃  
祐之力也

德宗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貶御史中  
丞表高三年貶御史中丞嚴郢四年貶御史中丞楊

項皆四日曉談者爲異及元和擒劉闢李錡吳元濟  
行刑者皆十一月朔豈偶然耳

鑿虛爲僧頗有風格而出入內道場賣弄權勢杖殺  
於京兆府城中言鑿虛差煮羊脾傳以爲法

盧昂主福建鹽鐵贓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  
金牀承之御史中丞孟簡案鞫旬月乃得而進憲宗  
召市人估其價直或云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  
瑟瑟也

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  
不耽翫爲耻執金鎡官園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

唐國史補

卷中

十五

直數萬者元和未韓令始至長安居第有之遽命斫  
去曰吾豈效兒女子耶

郝玘鎮良原捕吐蕃而食之西戎大懼憲宗召欲授  
鉞睹其老耄乃止

王忱爲塾屋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  
約曰百日而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則脫爾  
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誓可折約不可改也由  
是秋毫不犯

太和公主出降回鶻上御通化門送之百僚立班於  
章敬寺門外公主駐車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將命出

幕荅拜而退

長慶初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僕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田令旣爲成德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舉哀而授魏博節度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足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報密爲遺表伏劒而終

韋山甫以石流黃濟人嗜欲故其術大行多有暴風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爲神仙

唐國史補

卷中

十六

之儔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通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無小異於人者

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遊僧曰不足勞人請一夫斫木爲楔可以正也寺主從之僧每食畢輒持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椽其間未逾月閣柱悉正

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數十甕恐爲蛟龍所伏以致

雷霆也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時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少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

者  
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翌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

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揚州有王生者人呼爲王四舅匿跡貨殖厚自奉養人不可見揚州富商大賈質庫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竇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厚歛羣從數宅之資供白麥麵醫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數歲未嘗生唐國史補

卷中

十七

疾其後有奴告其謬妄所輸麵乃常麥非白麥也羣從諸宅一時暴熱皆發

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熱黃坊曲必有大署其門以烙黃爲業者灑漚水中常有晝至暮去者謂之浸黃近代悉無而患腰脚者衆耳疑其茶爲之也

凡射知雉兔頭脚之法云先以加其頭次減其脚以見脚除頭以本頭除脚飛者在走者在下

古之屋室中爲牖東爲戶故今語曰二十三日正南二十五日當戶

或說天下未有兵甲時常多刺客李汧公勉爲開封

尉鞫獄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勉縱而逸之後數  
歲勉罷秩客遊河北偶見故囚故囚喜迎歸厚待之  
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縑千匹可乎  
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  
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袂衣乘馬而逸  
比夜半行百餘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敢  
夜行勉因話言言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幾誤殺  
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貞元中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忽爾不知所之  
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至于此今  
報矣請歸泣涕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二  
子喉而去

唐國史補

卷中

十八

唐國史補卷下 凡一百二節

宰相自張曲江之後稱房太尉李梁公爲重德德宗朝則崔太傅尚用楊崖州尚文張鳳翔尚學韓晉公尚斷乃一時之風采其後貞元末年得高貞公鄭門下亦足坐鎮風俗憲宗朝則有杜邠公之器量鄭少保之清儉鄭武陽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計裴中書之秉持李僕射之強貞韋河南之堅正裴晉公之宏達亦各行其志也

別本一疏之風采下作其後天子少陸忠州每言我自教得又自賈僕射

爲識字董秦故常有別受顧問者末年得高貞公其下並同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

唐國史補

卷下

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寮問疾有司就私第設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衆少皆撲滅以避之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勅旣行下有小異同曰帖黃一作押

黃押

宰相相呼爲元老或曰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郎中相呼爲曹長外郎御史遺補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侍御史相呼爲端公

兩省誰起居郎爲螭頭以其立近石螭也中書門下

官並於西省上事以便禮儀五品已上宰相送之仍並廊參

長慶初上以刑法爲重每有司斷大獄又令中書舍人一員參酌而出之百司呼爲參酌院

南省故事左右僕射上宰相皆送監察御史捧案員外郎奉筆殿中侍御史押門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論以爲臣下比肩事主儀注太重元和已後悉去舊儀唯乘馬入省門如故上訖宰相百僚會食都堂

唐國史補

卷下

二

日知有望者樓張曲江論牛仙客皆其事也兵興之後官爵寢輕八座用之酬勲不暇故今議者以丞郎爲貴

元和未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尚書其子嗣復歷郎署兄弟分曹者亦數家

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畱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賣之於是放選榜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畱緣囑寧王且放冬集

裴僕射遵度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宅注官

自宣平坊榜引仕子以及東市西街時人以爲盛事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書吏人不

便旬日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亦速也

李建爲吏部郎中寃言於同列曰方今俊秀皆舉進

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繫縣既

罷又集乃尉兩畿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

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旣登第遂食祿旣食祿必登

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

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歷試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

者多之

唐國史補

卷下

三

吏部甲庫有朱泚僞黃案數百道省中常取戲翫已而藏之柳闢知甲庫白執政於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

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賦其制尚

矣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

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

右司爲都公省下語曰後行祠庖不博中行都門下

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貞元已後方有使額也

郎官當直發勅爲重水部員外郎劉約直宿會河北繫囚配流嶺南夜發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嶺南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奏約乃出官

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諺爲四軍紫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塼綠衣用

唐國史補

卷下

四

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大夫中丞入三院罰直盡放其輕重尺寸由於吏人而大者存之黃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終食惟刑部郎官得終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按回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曆鑰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百縑爲贈明日未明已啓驛蓋還案牘御史乘馬而去

崔遽爲監察迎囚至神策軍爲吏所陷張蓋而入諷

軍中索酒食意欲結歡竇文場怒奏立敕就臺鞭於直廳而流血自是巡囚不至禁軍也

竇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給公券

元和中元稹爲監察御史與中使爭驛廳爲其所辱始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得處上廳因爲定制

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

唐國史補

卷下

五

相輕

開元已前有事於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入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於興利普於銜命於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有太清宮使太微宮使度支使鹽鐵使轉運使知甌使宮苑使閑廐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監察使館驛使監倉使左右街使外任則有節度使觀察使諸軍使押蕃使防禦使經略使鎮遏使招討使權鹽使水陸運使營田使給納使監牧使長春宮使團練

可使黜陟使撫巡使宣慰使推覆使選補使會盟使  
冊立使弔祭使供軍使糧料使知糴使此是大略經  
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爲權臣所管  
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

開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稱者燕公曲江太尉曾公不

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充公王右丞房太尉郭令

公崔太傅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顏魯公位

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

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補闕韋

蘇州戴容州二人連言者岐薛姚宋亦曰燕許大手

唐國史補 卷下

元王韋常楊制蕭李文又有羅鈴吉綱酷吏羅希員

推韋狀能吏員結韋元甫又有四夔四兇

大曆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

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刁彝仲子陵韋彤裴蒞講

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

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又曆算則董和名嫌憲宗

廟諱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謂讀書不如

寫書

能執易類九經之義爲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

及上獻卒於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至今藏於家

高定貞公郢之子也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年七歲讀書至牧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荅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年二十三爲京北府參軍卒

董和究天地陰陽曆律之學著通乾論十五卷成至荆南節度裴胄之問董生言曰日常右轉星常左轉

唐國史補

卷下

七

大凡不滿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楚僧靈律行高潔而能爲文吳僧皎然亦名畫盛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遺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其

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盡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樂曲沈旣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閤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感金之狀

近代有造謗而著書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唐國史補

卷下

八

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記名皆文之妖也

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小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旣捷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會大醮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

之打耗耗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  
夏執業而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是大  
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士  
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三登顯列十有六  
七而張關陽元魯山有焉劉闢元脩有焉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爲士子所輕詆天子  
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中則有劉長  
卿袁成用分爲朋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至貞元八  
年李觀歐陽詹猶以廣文生登第自後乃羣奔於京  
兆矣

唐國史補

卷下

九

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  
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德  
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  
由緋袍子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宋濟老於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  
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  
宗先問曰宋五免坦率否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竒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  
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

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使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崔元翰爲楊崖州所知欲拜補闕懇曰願得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亦不曉呈試故先求題目爲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敖盛氣白侍郎曰若試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侍郎爲其所中愕然換其題是歲二

唐國史補

卷下

十

崔俱捷

熊執易通於易理會建中四年試易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枿傾動場中乃一舉而捷

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之目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二甘子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取其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董後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其升降義趣直方多則而効之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宋沈爲大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亡徵調沈乃考鍾律而得之

李沂公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桶爲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寶

於家

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琴爲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之不理

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

張相弘靖少時夜會名客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商則商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

唐國史補

卷下

十一

董庭蘭尤善汎聲祝聲

韓會與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而善歌妙絕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鏗如鐵石以遺

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維舟吹之寥亮逸

發上徹雲表俄有客獨立於岬呼船請載既至請笛

而吹甚爲精壯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

吸盤擗其笛應聲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

蛟龍也李牟秋夜吹笛於瓜洲舟楫甚隘初發調羣

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又俄頃舟人賈客皆

有怨歎悲泣之聲

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荅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李袞善歌初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給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袞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頃命酒昭曰欲請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嚙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羅拜階下

于頔司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

唐國史補

卷下

十二

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獨一卒舞於其中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言雖詼諧一時亦有謂也頔又令女妓爲六佾舞聲態壯妙號孫武順

聖樂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相承不改耳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人語訛爲蝦蟇陵今荆襄人呼提爲堤晉絳人呼梭爲莖

七戈反

關中人呼稻爲討呼釜爲付皆訛謬所習亦

曰坊中語也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  
或散牙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東川有神泉  
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蘂茱萸窰福州  
有方山之露一作生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  
有衡山岳州有滄湖之合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  
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  
霍山之黃牙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  
焉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  
唐國史補卷下

十三

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  
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  
蝦蟇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  
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一本作富平之石  
梁春劍南之燒香

春

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  
麻魚子十色牋揚之六合牋韶之竹牋蒲之白薄重  
抄臨川之滑薄又宋毫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  
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

凡貨賄之物侈於用者不可勝紀絲布爲衣麻布爲

囊氈帽爲蓋革皮爲帶內丘白毳毼端綵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初詠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顛語自賀蘭廣鄭涉近代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紆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或歌後有姚峴叔孫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長安風俗自貞元後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奕或侈於卜祝或侈於服食各有所蔽也

古之飲酒有杯盤狼籍揚觶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弘慶始制

唐國史補

卷下

十四

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舄者有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又有擊毬吹獵之樂皆溺人者也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天后夢雙陸而不勝召狄梁公說之梁公對曰宮中無子之象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天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

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  
有廢慶弔忘寢休輟飲食者及博徒是強名爭勝謂  
之撩一作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  
之乞一作子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  
近有渾鎬崔師本首出圍碁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  
韋延祐一本作韋扈楊茂首出如彈碁之戲甚古法雖設  
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遠高越首出焉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一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  
於時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之搏蒲其法三分其子三

唐國史補

卷下

十五

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  
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者爲  
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  
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  
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擲爲二梟爲二六者雜采  
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  
退六兩采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  
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輪關中皆自通濟渠卽汴河也入河

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河之三門

南越之惡谿南康之贛石皆險絕之所自有本處人爲篙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發白帝暮徹江陵四月五月爲尤險時故曰艷灑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灑灑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灑灑大如襍瞿塘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者則乘兩潮發櫂舟船之盛盡於江西編蒲爲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汭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一本作信風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曆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

唐國史補 卷下

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之水居頗多與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商聲樂從婢僕以據柁樓之下其間大隱亦可知矣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爲之喧闐有蕃長爲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船舶脚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舶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舶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

舟人言鼠亦有靈舟中羣鼠散走旬日必有覆溺之患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締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觀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說氣也

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則多虹蜺名曰颶母然三五年始一見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雷公秋冬則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狀類虵又云與黃魚同食者人皆震

死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爲禁藥

一作以爲藥石

唐國史補

卷下

十七

龍門人皆言善游於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於河濱終爲水溺死也

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峽官舟千艘不損一隻舊語曰五月下峽死而不弔此特邠公之洪福自古未之有也

舊言春水時至魚登龍門有化龍者今汾晉山穴間龍蛻骨角甚多人採以爲藥有五色者

劔南元無蠍嘗有人任主簿將蠍之任而有之今呼爲主簿蟲也

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於叢

葦間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樹實類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空殼矣

劍南人之采猥然者獲一猥然則數十猥然可盡得矣何哉其猥然性仁不忍傷類見被獲者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噫此乃獸之狀人之心也樂羊食其子史牟殺其甥則人之狀獸之心也

猩猩者好酒與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罵曰誘我也乃絕走遠去久而復來稍稍相勸俄頃俱醉其足皆絆於屐因遂獲之或有其圖而贊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周身淮

唐國史補

卷下

十八

陰佐漢李斯相秦何如箕山高卧養真

羅浮甘子開元中方有山僧種於南樓寺其後常資進貢幸蜀奉天之歲皆不結實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有百鍊者或至六七十鍊則已易破難成往往有自鳴者

蘇州進藕其最上者名曰傷荷藕或云葉甘爲蟲所傷又云欲長其根則故傷其葉近多重臺荷花花上復生一花藕乃實中亦異也有生花異而其藕不變者

宣州以兔毛爲褐亞於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故時人以爲兔褐真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爲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綾紗妙稱江左矣

凡造物由水土故江東宜紗綾宜紙者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絲煥發鄭人以漿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水地卑水柔宜用

唐國史補

卷下

十九

盟澣開元中以駱駝數十馱入內以給六宮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祠廟焉爲人禍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徃徃有桂葉流出好事者因目爲流桂泉後人乃立棟宇爲漢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爲伍員廟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謂之五髯鬚神如此皆言有靈者多矣

江南有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乃徃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何也荅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曰

何曰陸鴻漸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回鶻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爲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

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洲遇海島上有流泉舟人皆汲攜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舟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雨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絕及雨霽見遠岫唐國史補

卷下

二十

城邑問之乃萊州也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唯李訥爲判官一無所受深爲同輩所嫉

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爲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斬門者此昌明者此滄湖者

吐蕃自貞元末失維州常惜其險百計復之乃選婦人有心者約曰去爲維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爲內應及元和中婦人已育數子蕃寇大至發火應之

維州復陷

西蕃呼贊普之妻爲朱蒙

唐國史補卷下

終

唐國史補

卷下

三

